

海浮山堂文稿

海浮山堂文稿卷之一

叙上

送長史黃公致政南還叙

嘉靖庚子秋九月屏山黃公致衡太傅政將  
歸閩先是公以省進士爲郡博入分太學教  
武廟時廉其才行勅相衡國終恭王朝忠  
貞祗勤三十年如一日視政有體不糾而肅不  
懶而仁國人服且德之有司吏民是以不擾  
王嘉其績奏增祿秩得四品階往歲公自念

衰晚願上印綬去。恭王弗許曰：惟予不穀  
恭承帝命王此大邦任荷孔艱幸茲不獲  
戾於一人臣民用又時惟爾導共安吾遐  
遺相厥始終乃復割內儲增其祿公弗獲  
已辭祿而止逮嗣王紹位倚重耆夙公愈  
勤飭國內大事悉其贊舉時聖皇省方南  
服公捧玉書趨朝行在奏王至意  
天顏怡豫寵諭溫渥歸以復于王可謂得  
使臣禮居無何再欲引去王若曰惟我

先王保輯邦家以迓 皇休以克有終惟我  
先王懿德亦惟爾允賴閔予在疚自虞弗類  
慎思厥濟上怙 聖皇之恩先王之靈亦惟  
耆老成人爾毋往矣公感 王德意然歸志  
迄不可奪遂馳疏上懇 詔可致仕正主乃  
歎惜優禮遣之馮子曰古之臣年至則致仕  
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且出處之際道之  
大閑存焉是故用不盡其力則朝非遺賢審  
出處之際則臣非忘國上以閔勞獎退下以

引身善道黃公一去國而上下各得其正公  
往休哉其在時俗論則富貴且壽亦云多福  
然而失故鄉之樂將不得爲完名公往休哉  
故公之歸無貴賤無賢不肖僉榮之夫公信  
有德顧幸其去乎曰公是行也惜之則可思  
之則可不可以留矣凡厥在位法其行事猶  
留公也某某于公爲僚惜其去而圖贈言於  
予予知公且久公雅善予言得已乎哉

賀景菴朱郡丞受薦叙

景菴公以大鴻臚左遷東郡先是通判登州  
嘗聞賢聲既而稍移吾青同知府事政從簡  
厚齊人安焉於時中丞石塘魯公章特上薦  
之不律於舉劾有司疏明重且專也夫遷寓  
之才備嘗世味志既堅貞事亦諳貫說命曰  
人惟求舊是之謂與公在郡職司佐理而以  
軍政爲專任頃爲屬邑平役法此二者平時  
號爲難理今茲醜虜寇邊戍卒凋缺推勘勾  
補日益急而本境所以自固者益徵鄉丁以

充兵衛力役之征視常倍之故清戎均役之  
法惟此時爲難上以嚴督我下以厚望我將  
安所從哉法有所不免則以法情有所不忍  
則以情景養用是以獲上治民而聞其治行  
於朝豈偶然也太守熙野邊公集郡僚飲  
公於二千石堂屬予有言予觀於是舉有君  
子之道三焉石塘得大臣體熙野有長者風  
若景菴者可謂有純臣之操云今制鴻臚下  
九卿一等恒人之情官至融達方切患失之

念莊苒同流畏讒如鑠而公守正不阿竟不安其位是難能也比至謫地視公府如傳舍部民如途人坐彌歲時以幸復舊公則曰秩有隆下皆上命也敢尸祿位以重吾過故惟孳孳率職如素是又難能也夫人臣如是不以利鈍貳志矣可不謂純乎石塘公知其賢安得不亟薦之然而規規者黨同伐異必資毀譽公舉劾一有失路者不復能汲引嫌故也即舉之人將弗能平忌故也夫石塘

此疏過出常格得薦賢爲國之體熙野公聞之猶已得舉也既燕賀成禮且盡懼又徵文以張其事傳曰與人爲善熙野近之矣君子曰薦賢爲國忠也與人爲善公也利鈍不貳貞也忠不負君公不負人貞不負身予觀於是舉有君子之道三焉

壽熙野邊太守叙

往歲熙野邊公由省曹拜命出守青州惟吾青舊稱大國今爲劇郡故明聖咨牧恒

慎其選邇者民食無出役務繁沓簿領填擾  
將迎未遑今之作守尤當其難者焉公蒞郡  
之初力意惠養務蘇民瘁夙廢咸新政體清  
謐上下安之邦人德公而無所於稱顧是月  
九日維公誕辰郡之僚吏鄉之大夫士暨庶  
人之在官者登拜二千石堂景庵朱公偕郡  
僚率其屬挹爵進曰福等恪承 上命來吏  
茲壤不有仁明於何法守吾黨之遭奇遭也  
敢及是日爲公壽鄉之大夫耆夙酌而揖曰

海濱之人不復知天下事。古碩得良二千石即東人之惠至渥也。遂以壽公而因以慰吾私。於是士庶數百輩羅拜階下俯伏言曰允我有衆胥惟怙冒無所効愚惟壽之祝既舉賀公乃引觴酬賓吏辭曰肆我二三同服尚其蚤夜翼予以克共濟國老庶老示我得失以無拂於群黎百姓時予之圖遂交錯罄歡而退於是景菴顧予授簡請述焉馮子曰是可以有述矣夫壽之者無矯辭其碩治之心

平受之者無溢態其圖治之忠乎治之一道  
上下蓋汲汲矣齊其庶幾乎公內甸文族世  
沐國恩家聲休播弱齡登第志行卓然自  
立朝以至外補持守如一仁足以附民敏足  
以釐務故當道推揚吏民戴服行將擢去不  
久留東也東人其何恃哉由是言之壽公者  
齊人私願也故恒特其留而懼其去予誠齊  
人固願齊治然公年未強仕尊臨千里清塗  
華轍可坐而進也明良之會追復古治且

將壽入荒求國祚而齊在其中矣因併書此以廣祝延之意

賀梅林胡先生兩薦叙

是時游仕者惟令爲難或得劇邑尤難也劇而附郡治殆又甚矣自非沉毅之姿贍給之才退讓之節貞白之守未可與議於斯焉必其靜足以謀動足以濟和足以處人廉足以立已令其庶幾爾夫令百慮交其內百務交其外勢奪之者衆而利譽之者多也夫焉得

不思所以待之東方惟益邑爲劇制地編民既倍他境治在都會督費不支三二年來蓄役沓至天竭其食人竭其力道路賄賄日就離竄當此之時爲此之邑信難矣哉梅林胡君英年擢第來長益都性篤而敏溫而介殆有所以待之矣視事兩朞動靜不擾人已不失得令長體又何易易然也惟今天子仁聖注意親民之吏撫按憲臣有所推薦輒加召錄梅林之賢薦者再矣旦夕遷矣於是郡

邑師弟子負群賀於堂屬予贈言予惟齊民  
困久矣而得寬大令民命所司豈偶然哉方  
春穀沒而盜不滋役繁而怨不歸民固非誠  
愚也如使天弭其菑上息其力吏民相得雖  
古治安何以過焉或者乃謂政一以寬下將  
無憚吏卒之利細民之憂也其然乎其然乎  
予則以爲猛利於姦未聞寬之利之也夫猛  
則民畏乘其畏心而無所不至矣寬則民狎  
未有狎其上而下有所畏也嘗覽古循吏傳

率長者也不聞養姦焉虎惟其猛則有借之  
以爲威者矣術可不慎乎梅林於予有通家  
之誼予嘉其美政而又懼其自信之不固也  
因言及之

沈南湖去思冊序

吾青環帶山海既賴險阻亦稱饒沃俗重本  
業人樸易使東方諸郡何以過焉先朝經流  
賊大掠生計蕭騷歲復不登俗亦日下自時  
厥後乃有因山聚盜出沒劫奪甚者聲勢竊

動長驅渡河禍延非細故也。廷議以憲臣  
理兵隆秩重柄坐制郡邑惟盜是去既數歲  
有例汰之尋復設如故此誠以衛吾民亦足  
以考俗之不古焉耳南湖沈公受命來茲  
五越歲矣英偉精練臨事激發庭無留訛廉  
境內之盜督屬收捕日益急既獲之訊得其  
狀無不立斃者殆以簿領繁委傳詣勞費萬  
一疎變公私之憂也渠魁黠黨相望而盡雖  
穿窬弗釋也嘗曰此等莫夜遇主無不格殺

者矣即得黥配何足以贖引情而論不如絕之先是盜賊頗肆官置不間公之用法人不謂過焉所因之勢然也邇者近盜既平大虜內逼公日夜爲備悉其憂勞驅役雲興任怨不貳嗟乎吾城誠堅其如無兵兵誠集其如無粟征調旁午主出爲客吾誰與守公處其間亦難矣俄虜遁逝民且休息而公遂遷去國諸王以及鄉大夫士各有詩若文爲贈幸齋王君與公越產也彙次諸作授予曰吾觀

於是編是足爲吾鄉慶焉盍序諸以宣美也  
予覽而言曰公去矣顧不足爲吾鄉惜哉銀  
塲既罷今茲之民得而息肩寶玉竊叢古之  
人何罪矣斯二者非公禁屈之其庸有悛乎  
捍患之道吾必以此爲功弭盜其次也齊人  
之思夫豈無因者哉公之在留臺按事江上  
江人屏息生雖南越有燕趙慷慨風是以再  
奉勅旨咸樹威名固知雍容文雅不足以  
當此也是編出於詞翰之手若夫公之政迹

途之人能言之庸距畫於筆研間哉

胡母輓冊後序

右作凡若干首沿材呈藻體人人殊然通乎性情備其慘怛以意逆志如一家言繇是幸齊王君勒成編袞俾予叙意惟吾東土不以詩鳴予亦無能知詩顧予何言抑予與胡君侯有兄弟誼胡母猶予母也言得已乎哉惟此東人德君侯甚深予亦知君侯深夫一德相信休戚與同至情所加言不盡喻迺知吾

人所可錄不惟其辭惟其情焉嘗試觀於塗  
之人而悉其情矣一聞長吏至則相慶而怙  
冒焉吾司命也民固倚之吏固拂之日執敲  
朴以淫其威毒使困窮以沽能名而陰益私  
橐民將無告惟祝旦夕擢去即有良令長豐  
豐與民休息不惜威名畜惟民盈而自虜約  
素如是則民乃祝其恒留而恐其擢去也夫  
下疾其上則願其擢安其上則願勿擢此無  
他遠暴附德人情也然而疾之顧利其遷愛

之顧樂其滯哉此其致意於長吏者厚也苟有亂政群讐而去之非民也故日幸其擢不吾厲而足矣苟有仁政惟惧仁人之不留其人之利鈍不卹也然自非功名之士庸能自希進取而輕釋相安之民邪仁人之心無是忍也嗟乎仁人在位而一朝擢去情且不堪脫不幸罷去民將憤扼不能平今君侯乃以喪去吾人又何如爲情哉君侯治邑再期上下安之謳歌被野而譽言在朝計不义擢

去東人安依矣雖然古之民猶得借留即不得請則在彼猶在此也孰非民哉乃今遭茲憫凶義不可奪民無遠近來哭於庭道路流涕嘗以法懲者亦向位哭盡哀咸謂吾民無祿至是也傳有之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抑亦自有憂焉耳又曰哭死而哀非爲生者邑民之哭奚爲也哉吾聞胡母賢而知學君侯昔家食受教爲多至是筮仕每手書諭以節己愛人之道故君侯以廉愛著前後莫

及雖其天性然抑有所受之也仁賢之生已  
非偶致而又能成之雖古賢母何以加焉頃  
以異母弟夭絕痛父不祀飲泣成疾而終嗚  
呼胡母以父殯其身君侯以母棄官去齊邑  
之民由是而失其豈第父母天之厄人如是  
哉是編多出於鄉士大夫限之章句不能盡  
其情而民之拂鬱無聊者又無能自見其情  
故述之末篇庶幾觀風者不獨於其辭云爾

恭賀

衡世子欽承

冊封叙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仁莫大於親親義莫大於尊賢禮莫大於親賢之等凡皆出於所性本乎天德非徒爲粉飾維持之具已也 皇祖憲章隆古監觀近代封建之制環列宇內美意良法則超軼往聖遠矣 聖皇龍飛江漢垂拱底治篤近舉遠尚德旌賢萬世太平之業也於時 衡藩建國海岱世近 寵光褒封之典無歲不下是歲春遂使授節冊立 東昌王爲世子欽

惟獻皇暨恭王同系憲廟寔惟懿親非他國傳今王克承先王睿德仁讓長厚禮賢輯下封內之民歌謳感悅五十餘年如一日世子穎毅好學蚤著賢聲又非諸國所能及者繇是吾皇親親之仁賢賢之義固必於冊封之禮行之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謂齒於學而知父子之禮君臣之義長幼之節也世子孝弟忠愛天性固然而又加之學問師資之力祖宗

訓典聖賢方策罔不祗服研究樂於躬行所  
以仰答 聖眷而光紹 先烈者其自三善  
始乎其自三善始乎國人觀典禮而覲德容  
僉舉手加額以賀某以草莽荷知遇迺執筆  
拜手以紀其盛云

贈洋橋彭公進階叙

皇上繼 天立極峻德親族以底時雍之治  
惟是 諸王罔不率章謹度對揚休烈 衡  
先 恭王系出憲考分茅南岳開國東方

于時列國之最親而且賢者莫與之埒 今  
王純誠樂善世德滋厚明哲保身之士皆願  
立于其朝而爲之臣吾鄉洋橋彭公嘗爲國  
子師已而爲 衡太傅自以爲遭際伸志雖  
三公不與易也遂殫其股肱之力以左右

王越五年忠慤謹朴之行協於上下 王嘉  
乃績表其事以聞 制曰可進階中順大夫  
服章俸給遞加一等領事如故 今制縉紳  
至四品則綰金曳緋繖蓋改觀詢爛人日益

將以此盡然異等凡爲王官五品則不遷進  
階一等所以辨賢領事如故人惟求舊也  
上雅重主屢懲親念有德故所請無不俞  
允是舉也上以荅天子中以順國君下  
以寵厥躬可不謂榮遇哉先是爲王官者例  
不考覈無去留其人往往優游糜祿黜陟不  
聞但恐天年之至或憑借爲虛橫歛譖利以  
爲無如我何故國有具臣而官多秕政凡以  
此也邇者監司得以考覈銓曹得以去留在

王所者莫不砥礪自好求不負於明時洋  
橋之善於其職固無待於此然使其清雜莫  
稽則亦無以自見矣是舉也王請之朝廷朝  
廷下銓部議銓部稽之監司而監司覈之輿  
論者有素也是豈疇昔循例奏薦者可槩言  
乎吾嘗慕三代之風仕不越境可以厲忠貞  
可以興孝第可以崇廉讓可以勸風俗可以  
樂恬退後世之領鄉郡猶有古人遺意今則  
無之而近之者王臣也洋橋之泣是任君臣

民社父兄宗族咸在焉是宜有以自試矣金  
緋彩蓋昔人所謂畫錦而卒里俗者其餘事  
耳予與洋橋爲忘年交服其長厚忠信晚節  
不貳事君耻逢迎臨下務寬簡與鄉人立  
則談知足報稱之意此其人足以副國恩  
足以持官箴足以美鄉評是真能自効者  
璽書既下稽首拜命邦人咸喜益川劉子  
海濱王子以親誼醵觴往賀之同志樂與之  
俱已而將命者需言於予予亦願附其後乃

言曰知洋橋者不惟今日之榮遇而於前日之已試不惟其所已試而益思所以報稱者殆將有勿替焉者乎遂以復於將命者

賀彥坡馬先生掌教清源便道觀省序君子之樂有大於王天下者蓋以其甚不易得然後足以當之俯仰無愧尊德樂義也英才教育敬業樂群也淑其身以淑人是誠天下之至樂也然而俯仰之樂求在我者也教育之樂求在人者也在我者可以自盡在人

者已不可以自必矣乃若天倫之樂則尤有  
不可以強而倖致焉者幸而得之顧不爲天  
下之極樂乎凡天下古今聖狂貴賤無不以  
此爲至願而槩不易得則雖謂南面之樂不  
與存焉非侈言矣舅坡馬先生分教吾邑屢  
易寒暄持身以端造士有矩胸之士森然興  
煥然化矣乃庚申歲天曹嘉其績遷掌清源  
教事檄方下先生喜動於色二三子趨而賀  
焉先生曰三三子瞞吾喜乎曰然先生曰吾

非以吾遷也吾親年且九十矣迎養弗至祿  
弗贍也又羈於此弗克歸覲乃今維其時乎  
吾烏得而勿喜也吾親以吾弟貴勑封文  
林郎官吾第之遷留臺也既得覲吾親矣吾  
茲承權有日而捧袂可期吾烏得而勿喜也  
二三子乃改容肅揖而更賀焉且圖一言以  
爲封君詩余知先生久是不忝師範者歲丙  
辰獲與先生第計偕南宮偶同舍未即席畧  
覩風儀聆緒論於華炬之下至今傾慕其爲

人獨不獲因先生瞻封君耆德而仰羨霜鬚  
紅頰如神仙中人也先生行矣過故里登高  
堂紫誥金函銀章墨綬食義方之報而衣  
被曠蕩之恩殆駸駸乎未艾也至其稱兕觥  
倚鳩杖曾玄滿前芝蘭競秀一堂之上五世  
具慶人世之絕無而僅覩者其樂殆无可涯  
涘耳古今父母兄弟子弟之樂造物者之所  
靳嗇而先生獨享其全不是之賀而以其官  
是二三子之未識其大也雖然古以祿仕爲

孝則清源之行豈得已而不已者哉慰之  
心成已之志育士之才兼得之矣然則二三  
子之稱賀也是又無乎不可也

賀指揮王君輔受任叙

聖祖以神武受命廓清九有暨我文皇靖  
難之後七葉偃兵昇平未艾祖宗設兵之  
制雖存然官不過其員卒不過其伍城堡金  
革具形而已蓋兵戢不試所存者率故事耳  
西北諸邊偏於夷虜時有警備效用中原衛

所附在州府如基布然原建立意上以屏翰  
京師下以折衝所守無徒設者今也近境有  
盜不與衛事吏曰此有司責也卒曰此民兵  
責也監司者曰郡邑盜發奪其吏之祿使戴  
罪從事必獲盜釋吏爲有司者知不可免驅  
不練之民以犯鋒鏑甘受其禍而軍吏一日  
俸餼缺則群謫於有司之庭嗟乎此可以觀  
民瘼矣今天下之爲軍者皆民爲之也一室  
有一焉甚者有其二三宗戚之在伍者歲供

戎裝不在公額民所輸稅輓粟以供京邊存粟以供守土朝廷公府之用什一二而軍衛之用什八九如是則一民而供軍數十輩宜可恃以自蔽矣然而邊鄙有急內郡點兵近境盜興居民授甲又自爲軍也食粟之人寧弗思乎間有受其職任乃釋素餉之軍典民兵以視事因循殘弱復不足恃於是調集鄉丁各歸標目舍其穡事奔命不遑富者屈其財貧者屈其力生民之厄至此極矣吾

鄉王子君輔重厚溫潤無世胄氣性喜耕讀  
恒居民間故於民事爲諳今以好爵世及將  
涖兵政予知其能自振以脩職業副一祖宗  
建官之意紓一皇上東顧之憂釋吾民倒懸  
之苦且西北多虞方資將領乘時策勲以大  
世業君輔任也若曰守成祿保成位不失尺  
寸此豈足以盡丈夫事哉

送淮川王尹入覲叙

聖皇御極餘三十年釀成熙洽之治天下咸

謳歌自幸以符必世而仁之說邇者天道丕  
變民乃皇皇歲方亢曠而乘之以洪水曠無  
稼水無穡甚者淪若居而汨若軀者滔滔也  
國賦日急庸調歲增瘡痍流離之苦無處無  
之爲今之民而不得良有司以治之不可以  
爲隆平之世胸有加賦之檄民膏竭矣募兵  
之冗帑藏空矣銀塲之擾山陵之費巨洋之  
坍沒空租併役之互累受釁非一朝之故也  
追呼麋沸縲絏魚貫譬之人内外交病而楚

毒百出爲今之民而不得良有司以拯濟之  
吾不知其所終也光山王公治邑凡幾年而  
憂民之心如一日民賴之以爲命深相信也  
扶憲補弊休養培植之道無所弗用其誠民  
得弗渙而四隣之人多歸往焉或者曰夫令  
治人而治於人者也治人蓋將有以行其志  
而治於人始不得以遂其初官聯冗而法網  
密動拂其情而行掣其肘膏澤不下究而鞭  
撻不得停也是豈令之心哉而民於是乎始

窮若之何其濟之應之曰夫治人而治於人求在人者也其本也自治求在我者也自治嚴矣於治人也何有而亦且不治於人蔑弗濟矣淮川公性由世德而學有師傳守身如處女而自奉猶布衣也歲所省民貲殆不可以數計其民旦化於儉朴以美其俗上之人亦相信而不忍督擾之古謂獲上治民而必係之誠身有以哉是歲天下臣工將入覲率先期戒事百姓敦教奔走無非爲束裝計

公視事如素不顧有色屆期就道若出不意  
如是者再矣或以私之者曰今世以官爲市  
已乃售其齎以自鬻也謂之通人智不出此  
困且窒焉猶之驅車而方其轂也其能前乎  
公笑而不應退而扁其堂曰從吾而爲之辭  
君子曰是行也可以述所職矣精白勵翼以  
承天休亦心之外他無所恃或有問方物  
者則慨然陳民瘼圖流亡條便宜建安戢之  
策端拜而獻之顧不重於金玉貨幣哉嘻如

公者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斯民無忝  
所生而不愧屋漏者雖古稱良大夫又何過  
焉

賀堯岡馬君誕子叙

悠悠之人無不希富貴絢軒冕嗜玩好以飫  
平生之願然亦有浮雲富貴泥塗軒冕澹然  
無所玩好而獨樂其道者其大致固天淵殊  
也乃至嗣續之重迫切之情則人皆有之無  
弗同者何也父子之道根天性肇人倫基萬

化綿統裔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遠稽往古近  
逮世俗得之則萬事足弗得則關然於其心  
殆無論賢愚上下其大致則一而已矣其有  
弗同斯乃異端叛道之爲不厚其本不足以  
爲訓也粵若大造之氣數不齊吾人之稟遇  
或異於焉有蚤暮修短之不盡如意者不可  
以強爲倅致也此蓋係之天而不係之人或  
有濟生利物之德則可以動天而昌其後此  
又係之人而不專委之天矣吾青舊族馬氏

以醫世居青而又有世德在人其先以醫命  
官而後人以文學舉於鄉者踵而出不惟有  
後而又賢且才也是非濟生利物之明効大  
驗哉今其家以醫學文學並顯於青而精醫  
術者堯崗其人也堯崗之術青之人皆重之  
賴之上自王宮以下至於閭閻匹夫匹婦一  
有疚疾必求療焉顧其心無分貴賤厚薄雖  
甚冗倦必躬親聆切投餌如法貧無聊者輒  
不受其直遠邇之人造其門者日衆而感其

誼者尤多獨以彝盛之年未嗣為惜乃今六  
月堯岡舉男子此其濟生利物之效又文章章  
然也吾嘗治醫之為道生人之司命也精其  
術急其心適足以毒人恒其心盲其術亦足  
以毒人然而庸工毒人者少而名醫毒人者  
多挾其術以濟其私人莫知之避也堯岡之  
術足以名家而其心又每存於濟物則所以  
克昌後者有餘地矣人固知其必有子也  
堯岡之父兄以是術傳而後人以文學顯識

者謂為陰德之報及於其身又以是術利人  
則是子也將必以文學世其家而弗墜厥緒  
者向也必其有子而驗矣今而後必其子之  
賢且才也顧獨不可知哉小弁之詩曰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堯岡能無墜父兄之業則亦  
能無忘父兄之教以是而必其子之賢且才  
無難也吾鄉縉紳大夫逢掖之士醞觴而往  
賀焉或曰記不云乎生子不賀余無以應也  
然而客之揖而進者顧益衆豈非人心之所

同願者獨有在於是也乎哉余乃命筆叙言以見今之賀者有說也

贈見川李別駕遷惠州貳守叙

惟今聖神御宇皇極丕建萬有熙熙無所不足所不足者財用爾薄海内外率土作貢財安所不足哉內糜於共工外糜於兵食欲財之恒足不可得矣夫兵食共工之費黃帝堯舜之世莫之能廢也涿鹿之後九官之命史經載焉向使鄙貨財而弗談則征伐失利

而工罔底績雖隆古垂衣之治吾知其無能濟也今也工繁於繼興而兵驟於南北誠不得已而不已者而財率由此謗議者蓋隱憂之民日益貧而國日不足忠於為國則拙於為民若夫足國足民兼善之術雖有智慧亡能籌也說者謂今之任事者各率其職司國計則不憂民親民事則不憂國故勢常衡決而政無善經其君使之然也是大不然為國為民其道無二而忠愛之誠統於是心若之

何其岐之也見川李公以甲第尹廬陵既而  
前後判二郡親民理財之司莫要於是職矣  
其間兩官繕部復授本兵即古共工司馬秩  
也跡公之颯歷中外區以別矣而在國則  
憂民親民則憂國其忠君愛民之心未始以  
內外間也蓋其典郡邑能弗私其民籌國計  
能弗私其身則安往而不宜哉一邑二郡之  
民既蒙其德而國家大政又籍其材由此而  
次擢而超拜以紓其志而寃厥施其在茲乎

是行也。晉貳郡牧意者朝議稍遷以觀其後。  
愚則以為公之再蒞廣南也，樹昌黎之事業。  
而侈眉山之紀述者，必是行矣。茲公稅駕於  
青未及朞而青之人戴之不釋何也？催科弗  
苛而公賦自辦也。公之言曰：催科莫先於平  
賦。平賦莫要於均田。富貧不分肥磽弗辨而  
槩以一切之法取之，則貧民弗堪而轉徙磽  
田日廢而汙莽矣。古法三農九賦，畫然有等  
今制因之，萬世無弊也。邇以有司私智易以

一切之法富者便之而貧者無告流離不止  
富者寧獨晏而已乎則不如遵國制復古  
法貧病以甦而財賦有出雖有共工之費無  
損於黃帝堯舜之治也公之建白設施槩見  
於青者財賦一端耳故茲及之若夫冰蘖之  
守經世之志由是以階大用未艾也則無庸  
於益言

海浮山堂文稿卷之一

海浮山堂文稿卷之二

叙中

賀古岩傳令受獎叙

今天下郡縣率就弊弗克振歲丙辰天子  
臨軒肆覲百牧敷天官覈黜陟之典汰守臣  
之玩愒者凡若干員而晉厥時髦以克任使  
於是古岩傳侯以河中名士受朐大夫之命  
侯家食時業已覲天下郡縣弊矣既聞命詢  
之東人則知朐邑弊顧甚亟就駕聞之道路

又益甚既抵郡聞之輿臺則馴非前聞比矣  
履境而四顧蕭然下車而百度廢失父老子  
庶奔走先後不浹日侯乃悉得其情則喟然  
嘆曰所見奚止倍蓰所聞哉始信貴耳賤目  
者殆不可與譜經世之學政將再朞平役者  
一催科者三拊循招徠者蓋不知其幾也則  
又喟然歎曰今之所見又何啻倍蓰於昔也  
乃知勉厥初而怠厥終者尤不可與宦成之  
業侯乃益奮發振激毅然以政事自負荷至

是剔五蠹蠲六苛杜七賄而邑內大治先是  
墨吏舞文而法律清於是乃有無罪而入有  
罪而出者矣弊胥詭賦而田制紊於是乃有  
無田而賦無賦而田者矣墮卒入鄉而小民  
恐於是乃有妻子不聚雞豚不育者矣市豪  
持官而德惠弗流於下里役受訟而號令不行  
於上五蠹公行而吏治於是乎大壞矣邑  
民之憔悴於催科也今釋之丞執之丞釋之  
簿執之簿釋之尉執之尉釋之令又執之甚

者羅坐一堂各濡毫稽籍而決罰焉無子遺  
者六苛肆毒而民命於是乎弗堪矣里耆賄  
則督里正里正賄則督各排各排賄則督催  
甲催甲賄則徧督編民編民賄則督四隣四  
隣賄則督解戶報結解戶賄則無遺羨矣迺  
第賄之重輕而行事焉舍其重而督其輕七  
賄成而民財於是乎訕矣俟乃蹙然長太息  
曰吏治壞不可以爲邑民命損不可以爲農  
民財訕不可以爲賦縱下之玩不明戕民之

命不仁侵上之賦不忠目覩其病而弗爲之所非令也夫倉廩之設古以貯粟也今也驅畊夫耘暨克塞其中摩肩累足負墻而立而曰倉廩實矣吾弗信也淫威重譏剥膚鑠膏鎰銖之入悉納私橐而曰府庫充矣吾弗信也乃下令吏民有干政撓法者常刑弗宥催科之權一以自歸丞尉之厲民自殖者稍稍罷去倉廩無告悉放業農以廣儲蓄之地私室蕭然簿書蕪委而已太夫人就祿時或

其旨弗瞻則自奉可知也蓋至是而蠹政苛法一切革絕黷廟之風爲之一清遇民爲之歌曰畊夫盈廩廩無粟散之田野賦自足畊夫盈野粟盈倉定知公吏無私囊嗟乎昔之論財不在官則在民今之論財不在官不在民顧安從在哉侯知其然則囊空而國富形瘠而民肥信乎物莫能兩大也繇是廉慈之聲馳於遠近中丞侍御交檄稱獎下所司具禮幣嘉慰再三邑之父老士庶咸從僚吏

之後稱觴再拜成禮而退或曰是舉也多儀及物斯謂成享然而物弗納也儀何有焉文以紀典謂之有儀予於是司執簡之役予于侯有舊誼知侯非但今日居常田間諗侯之惠政尤切遂不辭而爲之言若夫實勝於文即所弗計政不貴於徒文也

再賀古岩受獎叙

昔者孔門之論政也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孟子蓋嘗述之而又爲之言曰得乎丘

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而爲諸侯得乎諸侯而爲大夫是謂予奪繫乎上去就由乎民感召本諸身此獲上治民之政所以必求其端於明善誠身而後已由今天下之勢觀之聖賢之言鑿鑿然尤信也下獲乎上則安其位而宜其民否則無能爲其身圖而遑恤其他然聖賢之言不但曰獲乎上已耳而又曰獲乎上有道者何哉如其道則身正而政平非其道則徇人而失已嘗泛觀於近世上下之

間上焉者以道合而民無弗寧其次以勢合  
而民無弗擾下焉者以利合而民無弗流是  
何也以道合者以身爲民之司命而庇覆之  
者也不卹其身然後能庇其民以勢合者心  
非不愛其民而怵於勢以自便其身者也以  
利合者損下以益其上者也知有其身則不  
能以有其民矣今之大夫士人人自好罔不  
欲以道合于時以自副平日所學所志者及  
其臨事近民動則掣肘奉上之令則民無休

息哀民之命則政益廢弛二者錯迕於心胷之間始而决中而疑終乃悍然不顧者多矣嘗見流離載道十村九墟瘡痍械繫魚貫相屬始以爲有司者之忍若是也逮至官舍則羽檄交集誅求百端督郵睢盱橫雲萬狀頃刻而責之有司之一身者無寧日也雖慈父母且不能爲赤子庇矣上之人亦人人自好罔不欲以道行于時以自副所學所志者其家食時亦嘗目覩民病而思出以拯之其在

下位亦嘗扼腕志之弗伸民之無告而思異  
日得以自遂也然而謂責之者踵至而糾督  
之者無已亦由有司之不能自白於民也夫  
朝廷建官設屬凡以爲民而已縉紳之士罔  
不以爲民作福爲念而民迺不被其澤者其  
大端有二而指歸則一也峻法以催科深文  
以斷獄二者皆能蕩民之產而戕民之命其  
要則在於奉上之令而委之莫可孰何於是  
橫歛之法行而告訐之風熾有能貧一邑而

充歲額者爲循吏鞠無辜而置大辟者爲能  
吏無罪而罰有罪而贖者爲廉吏上以是責  
之下下以是銜之上若之何民不貧且病也  
古岩傳侯有事上之敬而民不擾有養民之  
惠而事不廢催科不藉鞭朴而歲辦不闕勘  
獄多所平反而遠近歸心平居恒有憂民之  
色遇事則食息有所弗顧周流郡邑間間之  
間殆遍而德愛之在人者多矣或諷其淫刑  
詬法以阿世侯正色曰吾豈以百里生靈易

五斗米哉由是吾民倚以爲命而上之人無  
不知之者侍御何君奉命督醞政將報成  
乃馳使移檄旌侯之賢且致辭曰才識有爲  
操守無玷廢墜漸脩流移稍復夫千里之遠  
而知之真切程官之能而考之流移此豈非  
以赤子爲念而直以苛法詰責者比哉是蓋  
以道相合而勢利不與焉者也抑侯明善誠  
身之學得之平日者爲多則其獲上治民事  
業自非世俗所可例論云侯之僚幕欲予有

言以賀予乃言曰旌侯之賢所以勵庶僚也夫孰無有爲之才而操守爲要孰無脩墜之績而招徠爲本失其守則無以立身失其民則無以爲國脩其身而愛其民濟濟皆賢侯也是可以端拜而相賀矣不然則旌別之典交錯於兩楹之間觀者將以爲彌文焉耳矣是烏足以彰憲度而播令名乎哉

賀粵南顏廣文受獎叙

蓋聞古之養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成周之

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德居其二而  
藝居一焉仲尼之門以四教造士德居其三  
而文居一焉是以身通六藝者七十子而首  
之以德行之科歸乎不可尚已其所謂藝文  
者豈即今之藝文乎否邪我 高皇帝天造  
草昧建學立師內外備制聘碩儒宋濂吳沉  
輩肇司風教 英宗初設憲臬提督之臣

憲廟始嚴三等覈實之籍固非振德育才厚  
倫闡化百九十年間養成 昭代人文之盛

超軼前古矣君子曰德勝則休文勝則浮今  
日之文極矣變極而弗返不可以爲文夫其  
剽掠以爲工雷同以爲習瑣瑣之言靡靡之  
氣進之不可以黼黻 皇猷退之不可以糞  
揮奧義質之於古而不可以明經貽之於後  
而不可以爲訓文乎文乎胡爲乎至此極也  
夫其求才行於文字之間真才未必由之而  
得而况其流之弊一至此乎 聖皇壽考作  
人玄化淑世勑取士者先德器而後文藝而

於文體之正尤數數焉崇雅黜浮必歸實學  
海內之士翕然興起吾胸抱山川之秀士生  
其間者率多穎質美才可與語上然而師資  
無傳人喜自負總角而得寸進則凝然自居  
以爲平生事業執此以往無難焉輒去其師  
而爲人之師師非其人而學非其道才之難  
也不亦有由然乎粵南顏先生以乙榜進士  
署朐教事朐之士於是乎得師矣筮仕以來  
再閔寒暑士習爲之一變駸駸乎尋向上去

日異而月不同頃者憲使齋寰吳公悉試諸士舉其篤行者優禮之拔其文之雅粹者應省試視舊額加過半焉此豈非師資之明効大驗哉吾徇科第蓋不乏人近雖少弗振而復將揚眉於此時也先生孝弟謹厚沉毅寡言年方熙妙而器宇老成允稱楷範身先士行則優游道誼文變士習則根據理要陋染浮辭犁然是正退食過庭之暇讀書一室自課愈嚴蓋持身如處子而力學猶書生也巡

察何公廉知其賢命有司具綵幣陳俎豆嘉勞甚至其自邑大夫以下至於諸文學僉奉觴以叙稱慶禮也大夫曰教養相待治化相成先生之賢豈惟諸士子恃賴惟吾寔切倚重焉乃暨僚友再拜以賀獻酌交錯交相勗也文學曰二三子安於固陋溺於所習之日久矣乃今稍知服膺先王之行而組織聖賢之言非先生啓迪而振德之吾黨小子將不知所趨矣惟先生其終教之海浮馮子時從

執事者之後歷階而進語諸文學曰先生行  
將獻讜議對大廷而游於清切之地顧安  
能久居此乎公議嘉獎有學不近俗志不在  
小之語固知朐士之不得卒受業也雖然文  
藝不足以盡學功名不足以盡志學顏子之  
所學正學也志伊尹之所志大志也諸士茫  
然自負則親炙無功率履不違則私淑有得  
信能學其學志其志以自麗於伊頤之徒是  
先生之終教之也文學唯唯而退大夫僚友

亦以其言爲然遂命筆登之竹帛以示勸

賀平瀾汪判簿受獎叙

唐虞三代之際歲時有巡守之典肆覲群后  
大明黜陟今制以御史代之及暮報成方  
岳而下皆有舉刺以聞州縣佐秩無舉刺  
法悉下所司行勸戒之令百職無不悚然惟  
恐優禮之不及已先儒嘗謂巡守之典先王  
所以提攝人心綱維治道今雖古之遺意猶  
足以懲貪立懦而振肅於遠邇也巡醴侍御

何公將代既上舉刺之踴躍之不盡錄檄各屬以禮行獎有差平瀾汪君時判朐邑簿事寔與其選令長僚幕師儒畢集燕會於牧愛之堂顧予贈言予惟平瀾君貳邑政職賦稅國計賴之而告充積逋賴之而取足盡法從事民弗堪也其若之何議者曰法之善者不可以不盡法盡法而民便之何不可也法之弗善雖欲盡法民其去之矣亟更之猶恐後耳我高皇帝倣禹貢周官之法九等賦民

著之今甲行之十世誠盡善也邇者霍吏亂  
政黷胥舞文九賦之法淆爲一等乃使富室  
息肩貧民銷骨萬世不刊之典不由上請  
而自更張之當事者過聽文奸之言以爲便  
於催徵富室利於減已之額以爲易於釐弊  
而不卹催徵之愈艱奸弊之益肆也今夫巨  
萬之產儋石之儲三尺之童知其懸絕也乃  
比而同之豈情理哉較之舊制則富者倍減  
固所以利民也而貧者倍增則一歲而輸二

歲之賦矣然猶未也流亡之賦責之居民强有力者巧於避射而悉取辦於貧弱亦倍增之則一歲而輸四歲之賦矣然猶未也九等之賦各視版籍折直之數各辨倉場有田額則有稅額有稅額則有折額行之既久雖婦人女子可指屈而口占也一有隱弊則可以面詰可以赴愬無容奸矣今也不明定額不辨倉場官民莫能會計其數而吏胥得以高下其手在官者損上鄉之賦而與之下鄉在

鄉者移上農之額而與之下農甚者顯然加賦至再至三數既渺茫莫能自白鬻丁蕩產亟救燃眉長吏不之詰而反嚴刑以督之則一歲又不曾輸數歲之賦矣吾民安得不流亡斃哉奸弊愈肆則催徵愈難官民交病莫此爲甚者也或者乃謂復九等之法則富民託之流亡以薄其賦非積弊乎議者曰是誠弊也然無害於貧民如是之烈也則亦弊民者爲之而良民弗爲也不猶愈於槩減富室

而橫歛貧困者乎塞其弊端亦有說焉懇治  
之田各視其民之等而稅之則其託之他人  
者無幾矣或者又謂丁有富貧地無美惡稅  
地而非稅丁也則不如畫一之法便議者曰  
禹貢成則壤之賦益子第上下之農旅師等  
媿惡之地土宜異齊人力殊致地有肥磽而  
人之貧富恒必由之若之何可以一律科也  
詩不云乎哿矣富人哀此惄獨吾胸皆彫瘵  
之民無甚殷富者但調停劑量之法所不可

誣流離不止則居民能獨晏然而已邪汪君  
英練勤慎遇事有爲幽燕慷慨嗜義人也令  
長雅重之同寅協力持復舊制以安反側  
議上當道報可隣邑多視倣更正遠近之民  
無不稱便其有言不便者弊民也君嘗過山  
居見間闊之民父老蓋皇皇焉慚然謂予曰  
新穀既升吾民其不可留矣此其一念憂民  
之心油然不能自己則其受憲臺之褒獎而  
侈邑人之觀聽者誠不可無一言以張之

送郡伯壘山陳公入覲考績序

海岱惟青州繇方輿形勢覩之不其勝哉睇而察之海濱斥鹵不利東北岱畎磽砾不利西南地利之所絀民生將安從阜乎官茲壤者寔惟艱政隆古以來有由然焉太公之治齊不若周公之治魯仲尼亦曰齊一變至于魯夫太公周公者其爲賢聖元輔均也而治功迥不侔仲尼大聖人也乃亦不能變齊而徑至於道此豈民性故弗同治功有差等哉

其地使之然耳。壘山公守青州三年，政成適  
當，述職之期獻其績於天子，將奏最焉。何  
其治齊之易易也！今之從政者視古爲難而  
太守又其尤也。上焉諸司牽之以文法，下焉  
諸屬疲之以簿領，獨太守介然其中，宗祿軍  
食嗷嗷於其前，狡胥蠶卒盱盱於其側，財殫  
賦急，民乃瘡痍。今之齊又豈復古之齊哉？公  
之自河北移鎮吾青也，以爲古稱富強之國，  
今爲簡僻之邦聞，命而喜得以與吾吏民。

休息也既下車視郡事不逮所聞始喟然曰  
郡既凋瘵吾即不得與吏民休息矣蚤夜以  
求之非三年不可迺大新其政而適觀厥成  
持之以萬石君之篤厚鎮之以尹翁歸之清  
靜甦之以劉文饒之寬仁繼之以黃次公之  
精力蒙右屏息小民獲庇威令飈行惠利川  
流於是境內大治至其弘敷彝典飭教崇化  
禮師儒而譽髦勸表節孝而庶民興文明之  
風庶讓之俗蓋丕變焉昔之所謂魯道其庶

幾乎由此而述職職斯稱由此而考績績斯成古之太守上計者有爲十郡之最三河之表非公其人邪郡之文學諸生沐甄陶教養之化獨深於其行蓋依依弗忍釋也相率而送之郊牧之外顧僕以次宜一言乃颶言曰古稱漢世良吏爲盛豈不信哉其大要則在朝廷倚重守臣之職云孝文語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謂太守孟舒也孝宣下令曰與我共理者唯良二千石乎茲其倚以爲重者

太守耳而獨取夫天下長者又獨取夫良二  
千石則法家能吏弗與存焉次公守潁川治  
行爲天下第一而稱其人則曰忠信之長慈  
惠之師即此而知漢世之盛天下其有弗治  
哉僕始觀公於京國及今言動政事之間真  
長者也忠信慈惠孚于上下今之良工千石  
爲當寧倚重者非公其人邪舊制太守課  
最得入爲公卿備九列登三事坐而論道以  
躋斯世於唐虞三代之治則何以區區齊魯

爲哉

賀中丞吉山泉公子雲溪先生擢第序

是歲三月之望 上臨軒策試子大夫爾時  
四夷稍稍弗謐歷于 皇衷邇來厥寧以覃  
神化 制若曰三代莫盛於成周周宣中興  
召伯平淮夷方叔征蠻荆吉甫伐玁狁分命  
得人是用弗勞而治朕甚嘉焉茲欲疆圉之  
臣殫力制寇其道何居爾多士其昌言之時  
澶淵雲溪吉君以賢良入對稱 旨遂擢上

第既四月 上命司馬方溪江公督軍雲中  
上谷少司馬震石葛公經畧金遼邊務皆以  
本兵重任有事四方識者以爲昕庭策士之  
効見諸施行如此及讀遼東撫臺山泉吉公  
所上疏極陳疆圉之弊論列凡十有二事  
上悉嘉納 勅大司馬一一議舉乃知震石  
公之行繇茲疏請也今二公相與周旋於三  
韓之間次第舉十有二事計日底吉甫之績  
獮於襄疆場收寧我東人其末賴已惟雲

溪君受之於過庭之餘而陳之於廟堂之上  
承志以明孝讜侃侃以樹忠其克閑於子臣之  
道誠一時賢良之選哉雖然自其昕庭未對  
撫臺之未疏宸翰炳如日星昭明天上虛  
已聽納安不忘危有君有臣而益徵俊乂以  
隆至治是豈惟東人末賴哉東方薦紳文武  
士謂當寧得撫臣而又得其子爲明時  
用既歷庸其言矣四夷之謐可坐而策也而  
東北爲要則今茲諸薦紳徵言於余以爲雲

溪君賀者非直以一第已爾竊謂神京猶之  
人焉上谷項背也雲中遼左肘腋也項背肘  
腋有所扞禦心膂可恬然亡患矣 皇上釐  
本兵之任納撫臺之疏所以爲心膂萬年計  
者誠深且遠哉然則兩司馬之簡命十二事  
之成功謂非臨軒策士之効不可是故賀一  
擢第爲內外大計也某不揣蕪陋僭書竹帛  
以識一時 爰臣父子相與之際將茲宗  
社海寓無疆惟恤亦無疆惟休成周雍熙之

治其在是乎其在是乎

送草亭余尉致政歸養叙

聖明旌諫右賢天下大悅 皇綱肅振神化  
旁流縉紳之士彈冠交慶恭覩唐虞熙隆之  
治無復趨趨觀望之心殆千載一時云迺草  
亭余君浩然致爲臣而歸其僚友海浮馮子  
嘉其獨尚而自失良助於心不能亡無所感  
也方且濡翰欲有一言以爲別適將命者揖  
客及階爲之閣筆客有疑焉予告之故客曰

夫草亭君之去也以秩卑乎予曰樹德則崇高卑之有以邑弊乎曰立政則興何弊之有夫上嘉其政而下仰其德甚相安也繇此而遷焉斯去已矣而胡爲乎歸哉予應之曰客知上下之相安而不知予之甚相賴也上下之相安者公也而予之賴於君者亦豈以一身之私爲哉輕去於其所安而重失吾之所賴豈不思獲上治民之休同寅協恭之懿而爲是子然之行顧義有重於此者誠必有大

權衡於其間也吾聞太夫人春秋高今且九十餘矣夫九十之年古今人所甚難不可倖而致者而太夫人得之且未艾也因是徵太夫人賢初命草亭君業儒未偶願家食侍養弗許曰國家用人獨書生乎哉盍圖其次君乃以掾成名既備冠服輒歸省迄期願留養又弗許曰讀書讀律何爲者也吾教之而吾廢之殆於不必効爾用吾猶及觀厥成遂謁天曹授涑水尉數遣狀問安否南望瞻

依無頃刻釋母還慰之曰爾服爾勞無以吾爲念無煩使者吾康如昔君奉命勉共乃職者二年至是以牒抵予乞歸終養予既憫予之莫助而又慨予之祿不及親也於君之行乃有甚不能爲情者然不得拂其至意爲之轉聞臺省無不嘉其志而惜其去遂使吾之果於無助也君冢子梅岡先生弘文雅望稱重一時儒術之盛自今以始駸駸華要莫之與京此固君有餘不盡之緒而太夫人之教

有明徵矣梅岡迎君於京師君遂省母於梓  
里天性之樂洩洩融融生人之至願名教之  
羨談也然則君之浩然歸也厚彝倫審去就  
仰至德沐玄化而共樂隆熙之治者其關係  
顧不重且大哉吾安得無一言以爲別客乃  
俯而答仰而言曰吾知公之歸而不知公之  
有母知公之母而不知公之有子夫公之歸  
省子之迎養純孝也既醉之詩曰君子有孝  
子孝子不匱末錫爾類其殆謂是也乎馮子

曰善迺復濡翰而述之爲贈言

送王華峯遷裕州守叙

古稱守令爲親民之官內則京尹外則二千石皆守也於民雖親然猶爲疏越勢故有以限之有親民之實而居太守之尊者其惟今之州牧乎今之州牧率屬而治與京尹二千石均至於受民社之寄近閭閻之間則視縣令等耳故稱守令爲親民之官州著縣也民之稱之必皆曰父母云者亦親之也等而上

之稱之益尊則益弗可親矣此豈遠於人情哉諺有之曰孫不如子言益親也今夫嬰孺離於父母之懷雖使仁人提携不能頃刻安也而况於能得其中心哉在昔聖明之世重親民之官急爲治之本而民即安譬之止嬰兒之啼者亟還其母而古之良吏身任父母斯民之責必其能自襁褓而不移於他人之手今之守令一有所制則莫能自庇而民乃不蒙其福下令者曰吾爲爾教而民始擾行

部者曰吾爲爾養而民始離而况於教養之外一切之政哉故今之民已病而惠不流親民之任未之或專也然慈親之愛其子無所不用其至顛沛流離之頃而不忍解於其懷雖辛苦萬狀不自憫卽每覲其子幸恬然無恙則萬事足矣然則民之彫瘵固非自有司致之而曲爲之庇私爲之憂者要必藉良有司拊循之也華峯王君關中倜儻豈第之士蚤擅科名近占仕籍尹東鹿逾三年正已格

物道化大行東鹿外稱繁庶實則內耗民多  
豪右率健訟成風君甫至之日庶得其狀因  
自思曰繁庶之稱耗之招也豪右兼并健訟  
敗類小民其有寧日乎於是試爲鋤疆培善  
之政民始帖服已乃敦厚本業而生養遂大  
興學校而禮教明四境既治臺章奏最者屢  
矣至是乃有州牧之一命或者惜君之不陟  
華要不列臺省諫垣而有此行猶爲未滿輿  
望然而此邦之民抑何幸也君以慈惠之心

而舉脩明之政治官如其家而愛民如其子  
自邑而郡如周旋於堂奧之間而藹然和氣  
無間然者民情益親而秩位益尊情益親則  
易孚其心位益尊則易行其志親民之寄由  
此益重父母之愛易地皆然然則邑民興去  
後之恩而州人遂來蘇之願於此可以觀民  
情察吏治唐張曲江所謂六合宅生之任由  
此其選也向使君晉陟華要列之臺省諫垣  
端居養望百姓不親其何以塞父母斯民之

責哉余與君土壤山川相望舊號東西秦叩  
其科第亦爲同年友且齒相若也余領邑後  
於公初不諳邑政君悉心開導得寡簪尤余  
蓋嘗師事之因竊附於百僚師師之義君今  
行矣豈惟邑之民無聊而於余心殆有甚焉  
者安能竊君之儀刑而移之涑邑布拊循之  
政殫鞠子之心以上副親民之寄下慰懷保  
之願者哉凡我諸邑令長無不景君之行而  
重其別僉命於余效古人贈言之義顧余言

安足爲君重然不得辭不敏焉則以君之爻  
深而諸君之誼厚也

送澤山馮憲使遷洮岷兵備序

粵若昭代龍興八葉神聖重熙累洽之後欽  
惟吾 皇格玄絕武綏猷立極端拱而治於  
萬斯年比歲誅二凶肅百辟命官率職僉咨  
六卿聖君賢相都俞喜起於虞廷之上綱紀  
正而朝廷尊庶績凝而四夷服往者權黜之  
風一朝而廓清如垢得濯時乃日新是以在

國則自獻自靖之臣而在野皆不屑不潔之士人人思奮以圖報於明時而不負所遭也蒲坂馮公世沐有虞氏之化是嘗有志於稷契之事業者自舉進士歷今秩皆以經世之責自任而人亦以經世之才重之邇以良二千石授憲節整飭江海兵防未幾而有洮岷邊備之命余於是益信用人之審畀託之專云夫文臣而飭武備大冢宰慎擇之大司馬預議焉視常職殆不侔矣而况洮岷之任又

甚重也其任益重其擇益慎大冢宰之畀茲  
任也非公不可而大司馬之獻議亦非公不  
可奉之以六卿參之以輿論天子曰都相  
臣曰俞江海既清戎狄是膺往哉汝諧故四  
方安危所係自南自北籍公一人不自知其  
驟遷數易也公瀕行邑侯陳君徵余為贈顧  
余何能以言詞為公重哉徃余弟承乏河中  
守治舜都見其人多儉讓嗜學忠信執禮氣  
節屹屹知其必有經綸負荷之士出而為國

家柱石今公非其人邪洮岷自漢以來諸羌  
據之不入版圖今為九邊重地西控蕃戎東  
接湟隴蓋戎狄之交也安攘之策闔闢之權  
公必預之悉矣先是江海兵防分為二道隸  
二郡顧時時告棘無寧歲今合而併之隸四  
郡廻島奴不敢內犯全吳以安非公長才偉  
節詎能任之洮岷之地漢蕃襟居黠虜外伺  
控馭撫綏之畧少有低昂不足集事非但以  
明威制之已也茶馬之政籌邊大計鎮服蕃

情充羸國課必重望遠猷素負大義者能當  
之是以奪之東南移之西北拜命而行不俟  
終日蓋將擊楫於中流而請纓於尚方矣是  
行也冢宰司馬之僉謀聖君賢相之簡命  
固亦四海元元之夙望也不然去畿輔而之  
要荒人必駭之而公亦有所不堪者矣維今  
之時則非昔之時故曰人人思奮圖報而不  
負所遭余不肖竊冒文學之役猶能述聖  
主賢臣之頌咏太平無疆之休亦自慶其得

所遭也丹陽金壇二令長咸附陳侯之託余  
不獲辭遂書此以復將命者

壽鄒南涯先生叙

古之人見於所尊敬則再拜稱壽無恒期後  
世祝之於懸弧之日而禮益專頌之於耆耋  
之年而禮益隆若子曰禮以義起此其善經  
與嘗汎觀於古今之為壽矣其託於類也為  
山阜為岡陵為日月之升為川之方至其於  
卉木也為松為柏為靈芝為蟠桃其於毛羽

昆蟲也為鶴為鹿為蟾蜍其於人也為耋為  
頤為神儂方外之士其於文也為詩為頌為  
畫贊凡有生之所名壽物者或筆之簡章或  
宣之聲音或繪之采色或陳之拜禱致詞或  
直以其物為獻而脩觴以稱祝是則壽之名  
義富矣哉余則以為凡此槩不足以為壽是  
何也外也而非內也華也而非實也人也而  
非我也稽於其類則徵而無裨敷於其辭則  
愛而莫助非已有之之謂也若我南涯翁之

壽其有得于已者抑何厚和翁天性恬曠好古樂道口無過言身無惰行動靜食息無細不謹其處人也謙和忠信耻言過失其為政也為民作福不事苛細其濟物也視之同體如或不及是其壽之本根乎世之悠悠者患得患失之心交戰于內渾沉汨沒老而未已翁以甲第膾仕奏最三郡秉憲一方駿駿嚮用未艾也一旦投疏乞休拂衣而去明哲保身不其偉哉然而希名譽於宦途者廼或諭

志節於梓里在得不惑處約思盈殫其心於  
貨利亡其精於聲色此則斲性之斤鑿命之  
毒也翁則廉靜寡欲老而益慎不問生業不  
獲公庭著作自娛以消歲月近復閑筆以安  
天年此衛武公之耆德老聃之養生也若夫  
繼述有託家聲充振晉紳章綻之儔過庭戲  
綵之際子女孫曾凡數十人濟濟雍雍和氣  
充閭翁暨宜人偕壽於其上此則古今希閭  
之盛生人極樂之秋也是豈一草一木長生

後彫者可類稽乎又豈恒人壽者若是班乎  
夫恒人之壽有倖而得之者不足貴已亦有  
得之於天而非取之於已者於是乃祝願之  
頌禱之而假之以山阜岡陵草木昆蟲之似  
而附之以比興之辭而非其天真也祝之以  
耄耋禱之以期願意則至矣力弗與焉而非  
其自得也翁之壽本於自得則夫為翁壽者  
知其真矣知其真而又以假借形似之說祝  
之乎故凡有所祝者必有所不足也翁今壽

躋八袞方届初度之辰余與僚友諸君子僉圖所以為壽而未知所從翁之弟綱子佐卿孫悅方在諸生列告余曰翁將杜門謝客慮弗可絕今入山中避舍焉子孫遞留不聽敢為翁辭余喜而賀之曰此而翁之所以壽也余知所以為壽矣廻著此篇而盡滌沿習聞見之說

壽陳孺人文

殷箕垂範列福惟五壽寔先之而歸其本於

攸好德德以樹功是稱不朽壽之大者也自  
昔燕山之秀毓為竇氏猗歟盛矣是其子姓  
之多賢固亦立身之良而其義方之克訓則  
夫家庭之間貽穀之助豈淺淺哉由是以立  
朝則功在社稷由是以臨民則惠孚元元茲  
其為臣之節乃其為子之克肖者為之也其  
為民父母之道豈非有得於保赤之心者哉  
蓋叙名臣之功者必本於所生共天祿以為  
養分大國以為封凡以酬德勸善也善積於

身貽於子孫敷於家國至足矣由是心泰而體安神愉而氣和壽乃益固豐功在國陰德及民天降之福壽乃益增樹松柏者必期千齡種藍田者必獲良玉燕山義方之教自昔蔚為美談矧今為輦轂重地聖人御極壽考作人賢才輩出家稷契而人臯陶舉於有位厥有成勑則貤封其親以示優遇絲綸章服固有弗崇人但知其子之能顯親而恩褒所加寔以報其親之能教子也懷山陳侯自涇

邑移丹徒奉太夫人于宦邸今年壽登六袞  
是月六日寔惟誕辰邑之僚友士庶初弗與  
知侯亦恐有知者廼縉紳往來燕山京口間  
或聞而知之私相請而慶也郡邑博士詢謀  
稱祝余忝鄉曲之誼僭為祝詞是月也長至  
發祥一陽來復天開子子運回太朴其日則  
景霽氣澄盎然如春民物怡怡喜色維新其  
歲則甲子方周曆元再啓如循環然無有終  
始敢再拜為太夫人壽侯龜勉辭謝至于再

三弗敢傳命馮子曰陳侯則誠賢侯矣夫侯以至孝稱而弗能為親受祝詞是慎於臣職也不晚忠乎當官之事於此有二焉勤其餘事耳此無弗盡固其親之孳孳以教而克副之者也孝不益隆邪臣節子道通一無二吾以是益信侯之賢矣是歲有司報侯三年政成其惠愛之在二邑者皆太夫人之教育於平生而觀厥成於今日者也先是兩臺薦剡凡十上是月也將以特疏報成功焉吾知我

至嘉其績司勲考其成司封等其職言之  
司鴻筆之臣承之宸衷採之輿論播之制誥  
覃之恩命有弗先於所自者哉翟冠象服以  
華其躬厚祿崇階以示其報義方之効茲其  
試矣由是而加封益祿未艾也燕山之下竇  
氏安得專美於前哉若夫世德之族民被其  
福天必陰騭而默佑之大夫人之壽覈之以  
人事驗之以天道有同符者又焉用吾人之

祝辭

送鎮江秦守擢楚臬叙

高皇帝龍飛淮甸虎賁渡江時維茲郡首麗  
版圖天造草昧建侯置守遴諸臣中仁足以  
附衆者俾之師帥之任大統既集表樹三輔  
以翊金陵故至今稱江南重地莫之與埒洪  
惟我  皇神聖建極嚮明而治軫念根本之  
郡國賦因循眷蠹困於有司乃眷南顧亟惟  
得人大家宰以明石秦公上請  制曰可遂  
以司空尚書郎中陟鎮江太守蓋自留曹

補云公以醇正之學而恢之淵洪之度慈明  
之政而濟之以鬯達之才持身如貞女而自  
奉如寢儒愛民如赤子而治郡如家事羔羊  
素絲之風格于上下旱麓愷弟之德洽于遐  
邇修己安人之道公其有焉至乃夙夜惟寅  
不遑啓處臨事剖決勢如剖竹庭無滯訟塗  
有頌聲孤婺貧病之民匹夫匹婦之衆罔不  
得其懽心拯其疾苦雖甚紛沓不以為煩漢  
稱循良不足過也若夫世有顯儒傳芳高第

闡弘彝訓嘉惠來學在泮雍雍敷教疊疊興  
賢拔秀擅美當時前此未之逮也襄遂之政  
文翁之教又何加焉臺使旌揚章數十上勅  
下銓衡登之天府赫乎盛矣茲者六事咸最  
三年有成今冢宰以除目奏聞乃有楚臬之  
命欽惟我 皇龍興之地江漢靈源潤澤千  
里南徐北固之間仰承恩波億萬斯年今以  
公往申明德據上游尤為根本重地計畀以  
憲臣之秩隆以撫民之權威惠並施兵農兼

濟激揚之下江漢其永清乎公之在郡農商  
繙黃之流構宇繪像設長生位願久留祝壽  
考公今行矣其民乃扶老携幼咨嗟垂泣遮  
道不去其士乃摛文賦詩紀功頌德累数千  
百言而不能表說其什一其僚屬則皇皇然  
如失所恃而不知所為也某自束髮奉先人  
薄遊四方輒迹半天下退而家食尚論古人  
而博觀今之良二千石如公其儔不亦難哉  
古稱良吏必曰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公之大

體蓋取諸此而介乎其不可援凜乎其不可易者卓立乎其間可以質神明貫金石而絕非僻之干也公之學本於立心而才足以釐務質出於純粹而文足以名家具體而適用初不立講說之名存之為實學達之為實政成之為實效由是以輔聖世之治無所往而不宜而況於吳楚之域哉

送鎮江理刑馬公內召叙

粵若陶唐氏之王天下也命官咨政而言不

及刑然而明刑之意已默具於堯典之中蓋  
靜言方命之臣自不容於至治之世繼以虞  
夏之際臯陶爲理而所措置者即其人也刑  
法何嘗弛於堯舜之時哉然而明法之臣必  
兼體不累者當之而後德威並濟寬嚴合宜  
刑乃弗慝臯陶之言九德蓋身有之而無所  
不兼者也然後能盡明刑弼教之職而又不  
顙顙於刑法云者其曰惇典庸禮則司徒秩  
宗之職也其曰庶明勵翼則五官四岳之事

也其曰身修思末則根極本原之旨也三謨  
之中臯陶之所陳說獨多而五臣之能事其  
薰之矣又奚止於明刑一端而已哉先師之  
言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而不及四臣  
者蓋以虞廷之治謨明弼諧之功爲多可堂  
馬公舉壬戌進士既廷試昌言於堯舜之  
前矣迺觀政禮曹秩宗是司衙命疆場四  
岳是職筮仕郡理寔炳臯陶之法副十二牧  
之任余不肖曩嘗竊從公之後而不與南宮

之選顧已躬逢唐虞之盛而伏覩昌言之策矣逮余服役於畿邑公方奉使出入而疆場弗擾內外稱頌真無負於四岳之託所過州邑接其儀刑言論率以百僚師師之義相與甚盛遇也迺余不能仰承德意不堪民牧待罪郡校又辱爲公屬吏服役有日矣則又覩公之祇叙象刑格盡專職而佐郡攝邑之政無所弗兼豈非九德咸事其人哉興學校以厚彝倫勤勸課以重農事明溝洫以正經界

奠山澤以盡地利五臣之職備矣今制代巡  
守者柱史隨巡者郡理也唐虞時巡之典惟  
公克贊襄焉然則臯陶不得專其美於上世  
矣三載陟明揚于 帝廷爲諫議爲柱史是  
又納言之司夔龍之選也上有堯舜之君下  
有臯夔之臣千載一時猗歟盛矣公畿內俊  
乂近 聖人之居沫風動之化居常以立身  
醉國爲已任惟今司理江郡卓有成績 欽  
命自天將畀股肱耳目之任以達四聰闢四

門也肅期入朝余合郡邑校官弟子員趨而  
送之大江之上乃拜手颺言曰明良在位吾  
黨小子慎無負於堯舜之世哉